

万历朝

血色帝国

高光◎著

南海出版公司

万历朝

血色帝国

WANLI WANGCHAO XUESE DI GUO

血色帝国之万历朝

高
光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地址：海口市
电话：0898-2666666
邮编：570200
ISBN 7-5443-3840-3
定价：25.00元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万历王朝之血色帝国/高光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1

ISBN 978-7-5442-3840-3

I. 万… II. 高…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14055号

WANLI WANGCHAO ZHI XUESE DIGUO

万历王朝之血色帝国

作 者 高 光

责任编辑 阎小青

特约编辑 邢 妍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敬民实业有限公司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10mm × 1020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367千字

版 次 2009年2月第1版 2009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40-3

定 价 35.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万历朝 血色帝国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生死场

001

第二章

虎视眈眈

017

第三章

万历元年

038

第四章

定风波

059

第五章

剑拔弩张

074

第六章

考成法

097

第七章

绞杀劫

111

第八章

花滋味

126

第九章

夺情之争

150

第十章

大婚

172



CONTENTS
目录

第十一章	人心不足	189
第十二章	公公们	206
第十三章	贪心蚀天	217
第十四章	坐怀大乱	233
第十五章	正与邪	259
第十六章	深渊	280
第十七章	阴阳计	302
第十八章	风雨欲来	320
第十九章	大厦将倾	337
第二十章	杀心顿起	352

第一章 DIYIZHANG



生死场

司礼监稟笔太监冯保扯着年仅九岁的朱翊钧的手，急匆匆地走向长长的回廊。这一天是农历一五七二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也是大明朝第十二代皇帝隆庆六年的五月二十五日，隆庆皇帝朱载堉沉痾发作，且伴有满身的热疮，眼看就要不行了。

回廊很暗，很阴，朱翊钧衣着整齐，脚步踉跄，头上郑重系着平时不怎么戴的纱帽。冯保扯他，大步流星地走，心急火燎地走。他还是头一回让冯保这样慌慌张张地扯着走。路上，他将信将疑地问冯保：“父皇真要见我了？他过去不愿见我，他说，他跟我两条龙，要少见面，不见面最好。”

迎面过来几个内侍，抬着软黄缎子的内宫肩舆，匆匆忙忙的，一个内侍轻声说：“冯爷，得快点儿了。”

冯保嫌朱翊钧走得慢，一抄手把他抱起，放在肩舆上。

朱翊钧觉得不妙，再问：“怎么了？父皇怎么了？”

没人回答，他一上了肩舆，四个内侍就跑起来，跑得飞快。他躺在肩舆上，看着宫殿屋角、飞檐、树梢儿一起向后飞，跑过长长的回廊，肩舆就停在乾清宫东暖阁阶下。

东暖阁外站满了内侍、锦衣卫，一个个垂手无语。

冯保顾不得了，蹲下说：“太子爷快上来，大伴儿背你，皇上急着要见你。”



冯保背着朱翊钧向上跑，几十级台阶没跑完，冯保就大喘气，还不放心，边跑边嘱咐：“太子，一会儿见了……皇上，别哭，千万别哭。这会儿可……不是哭的时候啊。”可嘴说不哭不哭的冯保早就哭咧咧的了。

五月的东暖阁有点儿阴凉，宽大的朱门与深厚的牖窗都大开着，比平时更显诡异，冯保扯着朱翊钧在阁外伫立。远远能看见父皇朱载垕斜躺在御榻上，脸色有点儿灰败，正跟三位大臣说话，三个人是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站在皇帝身边的司礼掌印太监陈洪给冯保递眼色，在朱载垕耳边悄声说：“太子来了。”

皇上就看见了朱翊钧，微微点头，要他上前来。朱载垕伸出手，手有点儿干枯，因缺水而苍白，手在朱翊钧头上抖，抖半天，也没摸到他的头。皇上说：“我要去见你皇祖父了，你也该长大了。”朱翊钧就点头，咧了咧嘴。朱载垕说：“别太贪玩了，要好好保住大明的江山。”朱翊钧哇一声哭起来，说不出话。

朱载垕看着三位辅臣：“太子还小，国事就托给你们了。”高拱说：“皇上放心，粉身碎骨，我们也会尽力辅佐太子。”

朱载垕有许多话要说，但没足够的力气说出来，就伸出手，虚虚地想抓住什么。高拱想要抓住那只手，不料皇上这是在向站在御榻旁的张居正打招呼。张居正过来，抓住皇上的手。皇上说：“你要教导他，他聪明，但要教训他，不要让他坏了大明的祖业。”张居正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皇上挥了挥手，司礼监掌印太监陈洪拿起拟好的圣旨念起来：“我做皇帝六年了，如今得病了，不能起床，实在是对不住先皇了。太子还小，你们三个大臣应全力辅佐他，遵照祖制，保住大明，你们的功绩，就永载史册。”

朱翊钧觉得不妙，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自从父皇继位，他五岁时就被立为太子，人都说他聪明，能做个好皇帝，可他还没玩够呢。一见父皇病重，他心里惧怕，只会号啕大哭。

陈洪轻声呵斥冯保：“快，让太子别哭，别误了大事。”

皇上示意再念，陈洪就又给太子念遗嘱，冯保忙扯着朱翊钧跪下听旨：“给皇太子的遗诏。我的身子不行了，皇帝给你来做，礼仪都照规矩办，你要依靠三位辅臣，加上司礼监辅导你，进修学业，加强德行，使用贤臣能吏，不要懒惰，保住大明朝。”

一读完皇上的遗诏，众人开始流泪，又不敢高声哭泣。高拱带人跪在御榻前，隆庆皇帝命令高拱伸手，握着他的手说：“我要去了。”他回头看着垂手站立在榻



脚上的皇贵妃李氏，对高拱说：“我要以天下累先生了，望先生每事与冯保商榷而行。”

大臣都抽泣着，哽咽着，不敢大放悲声。皇上挥了挥手，人们慢慢地一步步地向后撤出去。

朱翊钧被冯保扯出来，来到东暖阁门外，眼巴巴地瞅着阁内。隔着大开的阁门，他能看见躺在榻上的父皇。暖阁的长窗隙透进一缕阳光，正照在父皇脸上，脸呈死灰色，没一丝人气儿，看来他真是要死了。朱翊钧长到九岁，对生老病死还没什么概念，眼盯着父皇，他心里十分惧怕，手不由得紧紧地抓住冯保的衣服。

皇上还没咽气，从内阁大学士、六部、九卿到大明朝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能回家了，重臣们或坐或倚靠在东暖阁殿外的回廊里，更多人从殿外一直排到朝门，都站着，俯首帖耳地站着。

朱载垕躺在御榻上，眼睛散光了，但还有气儿。陈洪有点儿怕，就拿一柄蝉翼纱扇放在皇帝的嘴边。这有点儿不敬，皇上微弱地吹息，蝉翼纱扇颤动，表明他还活着。陈洪瞪眼看着皇上，眼泪哗哗流。陈洪轻声念叨：“皇上，你要走了，老奴也跟你走，老奴去陪你，去陵寝陪皇上，早早晚晚陪皇上。”

冯保把朱翊钧带到西庐。冯保说：“三位阁老，这里是个静地儿，离东暖阁近，就让太子在这歇息歇息。”冯保有事要忙，急着去了。

高拱、张居正、高仪对太子行礼，请朱翊钧坐在炕上。

太子朱翊钧头一回来西庐坐，东瞅西望，西庐屋里很暗，白天也点着蜡烛，也没什么好玩的。到处堆满了文书。有两条小小的炕桌儿，桌上放着文房四宝，旁边放着一只敞开口的竹皮箱子，箱子里堆放着折子。折子有大明朝各地的地方官奏上来的，有从六科给事中、都察院十三道御史那里递送来的，也有官员单独呈给皇上的私人奏折。这西庐内有五扇窗户、五根柱子，高拱坐在中间的位置上，张居正坐在左边，高仪坐在高拱右边，三人一坐，像三尊晦气的佛像，朱翊钧心中一乐，但不敢笑。

朱翊钧看着这三个人，高拱微胖，有些矮，有胡须，眼皮向下耷着，每一说话，眼皮都翻动几下。张居正个子高，身材健壮，每要说话，总是有意无意地看一眼朱翊钧。高仪脸色苍白，说话没底气，也很少说话。

高拱说：“太子坐在这里，好好歇息，我们还是来议公事吧？”



依照老规矩，炕桌上放着三沓奏折。一沓是全国各地奏来的灾异呈报，哪儿有水灾，哪儿正闹旱灾，又有哪儿地震了。还有一沓是对各地方官任免的请示报告。最后一沓是宫中的言官、大臣给皇上的私人奏折。按老法子，该是张居正去拿奏折，念奏折，高拱在地上来回踱步，听着，随时说出处理意见。张居正和高仪附议，再由高拱口述，用皇上的口气写出批复来。

太子在一旁坐着，三个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张居正想，太子马上就要做皇上了，虽然他只有九岁，最好是先处理一些天下灾异的折子，要太子学会体恤天下百姓，才能做一个好皇帝。他就伸手去拿折子，不料高拱随手拿起一本奏折，说：“就处理这个。”

这是御史高启愚的奏本，列举皇上继位六年来，竟册封了二十几个妃嫔，指责皇上贪淫好色，不以大明江山为重，只是迷恋宫里的女人，这样的皇上是逆天而行者。

高拱说：“念。”张居正一愣，马上明白了高拱的用心。

一读奏折，朱翊钧就很紧张，他从来没想到大臣还上这样的奏折，直接斥责皇帝，说父皇贪淫、好色，是暴君。

念完了奏折，朱翊钧动也不敢动，他无助地看着三位辅臣，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这道奏折。

高拱想，大明朝的几代先帝都栽在贪淫好色上，太子虽小，先要给他一个教训。高拱来回踱步，不看太子，但太子的眼神、心思，都在他眼里。高拱说：“这个高启愚是想给皇上一点厉害呀，可惜皇上不行了，你说，该怎么处置这道奏折？”

张居正说：“淹了，不发，不理他。”

高仪说：“皇上的事儿要完了，大明江山没完，要不要发与给事中房，要他们议一议？”

高拱说：“议什么？有什么可议的？”

张居正和高仪看着高拱，但听他说得理直气壮：“雨后送伞，皇上要殡天了，才提皇上贪淫好色，有什么用？晚了，这道折子没用了。”

高仪不明白高拱的心思，隆庆皇帝眼看就要驾崩，有的是折子要处理，有的是事儿要做，单单把御史高启愚的折子拿出来，让张居正念上一遍，又说这折子无



用，摆明是讲给太子听的，这可不好。高拱气势汹汹，顺手从张居正手里夺过奏折，撕扯，把奏折扯碎。八折的奏折叠在一起，上好的薛涛笺，纸稠，撕也不容易。高拱好不容易把奏折扯碎，扔在地上，还骂了一句：“笨蛋！”

朱翊钧有点儿害怕，高拱一骂人，脸上的肉就横起来，朱翊钧印象深刻，觉得高拱这个人很凶、很可怕。

冯保站在一间破败房子外，静静地站着，已经站了一个多时辰了。五月天的皇城有些热，偏偏站的地方是阳光照射最强烈之处，冯保又有些胖，怕热，因而头上冒汗，身上粘腻腻的。

原东厂厂督吕芳这会儿没权没势，成了一个闲人，日子过得狼狽。他坐在屋里喝茶，远远地盯着冯保，就是不理睬冯保。

冯保姿势不变，仍是静静地站着，已经站了两个时辰了。

身边的小太监觉得冯保站得够久了，就咳嗽一声，说：“老祖宗，是不是让他进来？”

吕芳笑了：“受不了啦，站这么一小会儿，就受不了啦？行啊，让他进来吧。”

冯保进来，磕头。

吕芳笑了笑：“冯大伴儿，你这会儿行了，太子不是太子，要当皇上了，你可真成了皇上的大伴儿了。”

冯保磕头：“老祖宗，我是您的干儿子，有今天，都是您老祖宗给的呀。”

吕芳尖声笑：“别这么说，我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啊。这会儿你可不是鸡了，是一彩凤凰，大明朝皇宫内院里，可就数你有彩儿了，除了不能给皇上生儿子，你是啥啥都能干。从今儿起，你就成了咱的老祖宗喽。”

冯保流泪说：“当年我在宫内被排挤，找老祖宗告状，老祖宗打了我三十杖，问我我服不服。我说，老祖宗，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打我？老祖宗说了一句话，我这会儿还记得呢。”

吕芳乐：“能记住？说说，我那会儿说什么了？”

冯保磕头：“老祖宗说，谁官大，谁说话。打那时起，老祖宗就让我去裕王府伺候裕王，熬了十多年，裕王成了皇上，小王子成了太子，这会儿到了揭锅的时候了。老祖宗，我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寝食俱废啊。我不知是死是活啊我……”



吕芳笑：“别人看你可是条大鱼，眼瞅着你就要跳上龙门成条龙了。”
冯保哭，说：“老祖宗，这会儿只要一个不小心，我的命就没了。皇宫里上上下下都盯着咱，咱家怎么办？老祖宗，你发话呀，要不要去干点儿啥？见见太后还是拜拜辅臣？咱不能不动啊！”

吕芳猛地站起来，一拍桌子：“你是个蠢货啊？这会儿咱大明朝北京城上十大档小档，那头儿可不是你，还是隆庆皇帝的掌印太监陈洪，你得老实点儿，等着，谁也别见，别张扬，夹着尾巴做奴才，就是做上了司礼监掌印，你也该头三年见谁都赔笑脸，中间三年小脸板着，后边三年才轮到你使威风呢。”

冯保又磕头：“老祖宗，你教我一句话，让我受用一辈子，这会你再教我一句。”吕芳看冯保，笑：“司礼监掌印就缺一个玩意儿，没男人那玩意儿，你得和辅臣勾搭，结成死党。”冯保问：“那我就得讨好高拱了？”吕芳笑一笑，摇头，轻声吐气：“不，是张居正。”

冯保来到西庐，老远就叫：“太子！太子！”

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个人瞅着他，不吭气儿。朱翊钧喊：“大伴儿，我在这儿！”冯保拎着一个食盒，放在一边，搬来小炕桌，顺手把几沓奏折扔在炕上。高拱瞪眼看着，冯保不理高拱，他给皇上搬好炕桌，再从食盒里拿出饭菜摆上，给朱翊钧吃。

朱翊钧对高拱行礼，对张居正行礼，说：“高大人，张师傅，你们也吃点儿东西吧？”高拱摇头，吃不下。张居正点头：“太子，你吃吧。”高仪对他笑笑。朱翊钧就坐下吃东西，吃得也不踏实，时不时地看着三人。

这会儿冯保走过去，从炕上拿起奏折，两手捧着，一沓一沓地捧在手里，对张居正笑：“高大人、张师傅，这可是咱大明朝的命脉啊，能摆上这小桌的，就是大明朝的大事儿，真是对不住了，不知把它们放哪儿？”

高拱看着他，笑一笑：“也没什么要紧的折子，就放在一边儿吧。”张居正过去，从冯保手里接过折子，笑笑说：“我来安排吧。”张居正就把折子放在桌角。高拱冷眼看着张居正，不喜欢张居正讨好冯保。冯保是个大档，马上就要做司礼监掌印太监了，内阁辅臣一定得限制他、提防他，不容他在皇宫内作威作福。

高拱正要说话，就听得角楼上的钟声震响了，这是丧钟，高拱一屁股坐在炕桌上，三个辅臣放声大哭，朱翊钧也哇地一声哭起来。

天亮了，隆庆皇帝咽气了，他瞪着眼，死不瞑目，还盯着他的宫殿，看着他的女人，放不下他的大明王朝。

第三天晚上，首辅高拱请次辅张居正和辅臣高仪来府中议事。

高拱请两人在小阁静坐，命家人做好几道精致小菜，摆放阁内。家人退下，阁内就只剩下三人。高拱请二人入座，说：“皇上只有九岁，大明朝的担子就着落在我们三个人身上了，我请二位来，单说一件事，怎么振兴大明朝。”张居正、高仪点头。高拱说：“太岳兄，你是皇上的讲学老师，皇上只有九岁，你要教他，做一个圣明君主。”张居正点头。高拱说：“绝不能让他像先皇一样，只会玩乐，我们要行新政，让大明朝中兴。来，为这个，我们干一杯。”张居正说：“大行皇帝刚宾天，我们内阁阁臣就喝酒，不好吧？”高仪点头：“是不合适。”高拱一笑：

“做大事，不拘小节，先喝一杯，我有话要说。”

高拱说：“大明朝坏就坏在阉党擅权上，这些狗东西变着法儿哄皇上，贪淫乱、玩女人、弄珠宝，这些事儿皇上一学就会，一会就贪，一贪就不可收拾，这样大明朝还有救吗？要紧的，就是要让这些大珰一个个老老实实，皇上一登基，我们就给那些大珰一个下马威，杀杀他们的威风。”张居正问：“新郑兄想怎么干？”高拱猛地站起来，大声说：“先杀一儆百，拿掉冯保，换一个老实的大珰！”

张居正和高仪没出声，按旧例，新皇一登基，侍候他的大珰冯保就可能做司礼掌印太监。冯保跟新皇帝从小就在一起，新皇帝口口声声称他为大伴儿，不等他做司礼监就把他拿掉，这行吗？高拱说：“皇上身边不能有专横跋扈的大珰，大明朝历十二代帝王，细数数，有多少是栽在这些大珰身上的？拿掉他，把他打发去南京看坟，他要不服，就宰了他！”

张居正和高仪看着高拱，很意外，无话可说。

高拱逼问：“太岳是不是舍不得，不愿意拿下冯保？”张居正面不改色，微微沉吟着：“为什么要拿下冯保，新郑兄，你说说看。”高拱有点儿生气：“他与皇上有感情，是司礼监里最有主意的大珰，让他在皇帝身边，就会把皇帝带坏。”张居正说：“我不这么看。”高拱冷笑：“那你说说看。”张居正说：“我跟新郑兄的看法不同，我说要保住冯保，冯保新任司礼监掌印，也坐不稳，要是内阁阁臣支持他，支撑他，他一定心怀感激，跟我们同心。”高拱反讥：“我们需要冯保跟我



们同心吗？”张居正说：“需要，大明朝经过了十二代君主，辅臣跟内宦总是明争暗斗，耗了多少精力，就不能同舟共济吗？”

高拱冷笑：“同舟共济？大明朝是一只破船，天上风狂雨骤，河里狂风巨浪，你想同舟，他会和你同舟吗？共济？你想去哪儿，他不想去。你想要的是大明朝，一个兴旺的大明朝，他可不想。切掉了做男人的那玩意儿，他从来就没想过再做人。你想要的，他都不要，你不要的，他全想要。大太监王振弄乱了一个朝代，辅臣算什么？只是他的口中食，门下狗。”张居正说：“我从来没和新郑兄争论过，但这一回，我和你想法不一样。皇上刚刚殡天，天子继位，要先稳下来，才能行新政。”高拱怒声大喝：“能稳得住吗？大明万历一朝，只要有冯保，就没法行新政，你是不是想和冯保狼狈为奸？我知道，你曾经向他递过‘晚生’的帖子，你想跟他内外勾结，为祸大明朝吗？”

这句话很伤张居正的面子，张居正做国子监司业时，是高拱的副手，他曾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上过“晚生”的帖子，这事儿做得不光彩，朝中官员人人皆知，但高拱不该拿这事儿来责备张居正。

张居正脸色苍白，站起来：“我跟冯保没有勾搭，他是他，我是我。我不主张拿掉冯保，那样会让新朝不稳的。”高拱大声说：“要想中兴大明朝，就必须拿掉冯保，你要行新政，最后的阻挠就是冯保！太岳，你就说一句话，跟不跟我一心？我们三个人下决心，就是要拿掉冯保！”张居正无奈地点头：“你愿意这么做，我听你的。”

三个人说定，由高拱授意他的门生，上奏折列举冯保几大罪状。张居正要乘给皇上讲课时告诉皇上，冯保是大奸大恶，一定要拿掉他。

高拱请兵部尚书谭纶来府密谈。谭纶是一个奇人，上阵杀敌，一战能亲手砍下首级几百。谭纶亲手制定一个规矩，每砍一个首级赏银三十两，后来这个规矩成了大明朝兵部的规矩。有人计算过，谭纶征战十年，砍敌首级二万余颗。谭纶又是一个文臣，能写诗，晓音律，吟诗舞剑，醉酒狂歌，拥美在怀，能这般狂放的，只有谭纶。

高拱说：“谭大人，特请你来，就为一件事，我想拿掉冯保。”谭纶双目炯炯：“为什么？”高拱说：“大明朝要想有好日子过，就得拿掉冯保。皇上小，没有冯保，他就会成为一个明君；有了冯保，万历就又会荒淫好色的一朝。”谭纶



沉吟，想了想，问：“内阁三人同心吗？”高拱摇头：“张居正不愿，但他说听我的。”谭纶说：“我愿帮你，要我做什么？”高拱大笑：“有你一句话，我心就放肚子里了，要是言官上奏，要治冯保大罪，谭大人肯暗中支持吗？”谭纶笑：“岂止是暗中支持，你要我上奏拿下他，我也没有二话。”

高拱派人去叫御史陈三谟来，陈三谟听说首辅呼唤，马上就来了。高拱劈头便问：“要你上奏疏，你敢不敢？”陈三谟谄笑：“大明满朝文武，老师要拿下谁，谁明天就得丢官，有什么不敢？”高拱看着陈三谟，陈三谟是他的学生，这人殷勤，时常在府门外静立，等高拱下朝归府，凑到轿前来说几句话，行个礼，起身就走。高拱奇怪，问他：“有事吗？”陈三谟一笑：“没事，只是想见见老师。”一听陈三谟这么回答，高拱就微笑，很满意。陈三谟问：“老师要拿下谁？”高拱一字一字地吐：“冯……保……”陈三谟沉默了，他有个习惯，想事儿时两手拿起来如佛拈指，拇指不停地在食指的指肚上移动，像在盘算。陈三谟说：“老师，能拿得下冯保吗？”高拱冷笑：“拿得下得拿，拿不下也得拿，非拿下他不可。”陈三谟笑了，拍胸脯：“老师这么信任，交与我做。老师是想让他走，还是想让他死？”高拱沉吟：“你杀过人吗？”陈三谟摇头。高拱说：“往死里打，打不死，也把他打成残废。”陈三谟说：“老师，现在就动手吗？”高拱摇头：“不急，皇上一登基，冯保就该死了。”

张居正坐在书房里，师爷庞清、门客姚旷、心腹家人游七在门前静等着，等着张居正出来。可张居正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足足坐了五个时辰，才喊：“来人！”

游七进去了：“相爷，你得吃点儿东西。”张居正说：“你下去吧，把姚旷给我叫来。”姚旷进了书房，静静地站立着。张居正说：“高大人想要拿下冯公公，言官中会有人上疏，列举他的罪状，这件事我可不想亲自告诉他。”姚旷静静地听完，说：“我明白了。”姚旷起身要走，张居正喊住了他，说：“你把这只玉鼎拿去，说是我送给冯公公的。”姚旷说：“明白了。”

冯保在皇宫后有一个府第，园子只比陈洪的差点儿，府里也有百十个人，丫头、小珰侍候着。冯保坐在太师椅上，徐爵进来，低声说：“干爹，姚旷来了。”冯保有点儿意外，姚旷这个时候来干什么？徐爵说：“姚旷说，张居正说了，皇上登基那天，言官全都会上奏折，要求治干爹的大罪，要一举拿下干爹。”冯保蹲在椅子上，不坐，他只是蹲着，像猴一样蹲着。别人讲话时，冯保常常闭着眼睛，咽



摸、揣摸。冯保慢悠悠地说：“咱家还没掌印呢，就有罪状了？他想说咱什么罪呢？张居正让姚旷来，单只为告诉这件事吗？”徐爵说：“不是，张居正派姚旷来给干爹送礼。”冯保笑：“有意思，这事儿有意思，他送我什么礼？拿来看看。”徐爵双手捧着一个礼盒，把礼盒放在桌上，打开，一只小小的玉鼎摆在盒内。冯保说：“拿出来，拿出来，放在桌上。”玉鼎就摆在桌上了。冯保和徐爵就细看这只玉鼎，左右端详，上下观看。冯保说：“徐爵，你看我这人是只鼎吗？我是大明朝的鼎吗？张居正送我这只鼎，是什么意思？”徐爵长吁一口气：“张居正的用意很深，他说干爹就是大明朝的鼎，是大明朝的玉鼎，在他张居正看来，干爹跟他的心是相通的，能想到一块儿去。”冯保叹气：“可高拱想让我死啊，张居正他就不怕这一宝押错了？”徐爵笑：“干爹，没错，张居正看得准，他看准了干爹准是赢家，大明万历一朝，可不就是拿干爹当定朝的宝鼎？没错儿，他没弄错。”冯保笑了：“行啊，让姚旷进来吧。”

姚旷进了冯保的内室，有点儿吃惊，冯保这会儿算不得大人物，但他内室摆满珍宝，琳琅满目。冯保对姚旷笑：“多谢张相爷，还派你来看我，真是高看我一眼。张相爷送我一只鼎，我可真得把它提拎在心上，我也有一件礼物要送给张相爷。”冯保回身，从一个箱子里拎出一个匣子，把匣子放在桌上，打开它。二人以为冯保是想送给张居正一件珠宝，就盯着看。开了锁，匣子里还有一只小匣子，再打开，里边放着几封信，冯保拿出一封信来。这封信很怪，信皮上无字，信封后的火漆已经变成暗红色，至少有几年不曾开封了。冯保把这封信交给姚旷，说：“张相爷送我重礼，我也要略表敬意，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张相爷吧。”姚旷和徐爵都以为这信封内必然是田契、银票一类东西。姚旷接过来，说：“我一定交给相爷。”

姚旷走了，冯保说：“鼎啊鼎，你拿我冯保当个鼎，不知道皇上拿我当个啥？太后拿我当个啥？”

冯保吩咐备轿，他要进宫去见皇上。

姚旷回到府中，来到书房，把信交给张居正。张居正看着这信，问：“是冯公公亲笔写的吗？”姚旷说：“不是，早就封好了。”张居正拿起信来，看着信上的火漆、封印，这火漆、封印旁有字，写的是：嘉靖四十年。张居正笑了，问姚旷：“知道信封里是什么吗？”姚旷摇头，张居正说：“嘉靖四十年，冯保做司礼禀笔



太监，我给他递过一张帖子，帖子的落款谦卑地写着两个字：晚生。”姚旷点头，这张帖子被传得沸沸扬扬，朝野的人都知道张居正给冯保上帖子，自称“晚生”，是想谋官讨好冯保，走司礼监的路子。当时冯保突然出宫，去了裕王府，张居正也就给人留下了笑柄。

张居正撕开信，果然是那张贴子，只见帖子上写着：“贺冯公公寿诞，晚生张居正叩首”。冯保在旁边写注上四个大字：“必成大器”。

姚旷说：“相爷，冯公公当年接了你的帖子，就封起来了，他认为相爷会成为国家栋梁。他是宦官，也有大见识。”姚旷拿起这张帖子，凑到灯前去，想要烧了。张居正说：“不，不，不是这么做的，把它摆书柜上，让我时时能看见它，这件事儿没完。我写了‘晚生’二字，是我行止有亏，冯保写了四个字，是远见卓识。要我能做得好，振兴大明朝，这件事才算有了好结局。”

李氏说了一句：“你过来。”朱翊钧往前走，离母亲很近。她还是说：“过来。”就再往前走，一直走到她面前，李氏两手抱捧他的头，突然大放悲声，痛哭起来。

朱翊钧虽然只有九岁，但人很聪明，知道母亲这一哭，是心里难受。朱翊钧说：“母后别哭了，有什么事儿，我帮你。”

李氏说：“你帮不了我。”

冯保站在一旁，小声说：“太后，这会儿皇上说了就算，皇上说帮你，就能帮你。”

冯保叫她太后，李氏心里舒服；但只冯保一个人叫，李氏心里不舒服。她想着，儿子是皇帝了，总得晋封陈皇后为太后，她只能按例晋封为皇太妃。这一条让她不高兴，想说出来，但对九岁的皇上说这件事，有一点儿为难。

冯保说：“太后，有什么事儿，可以让皇上去对张居正说。”

李氏一下子听明白了，是啊，她为什么不去对张居正说？

有一次，张居正在暖阁里教太子读书，她去督视，张居正站在一旁，静静地听她说话。恰巧有一只蜜蜂飞来，绕她头上飞来飞去，她正教训太子，一本正经地板着脸，就没法子去哄赶蜜蜂。张居正拿起放在桌案上的一束花，向她头旁一扬，花挟带浓浓的香气，引得那蜜蜂飞开。她记得，当时张居正的脸上有笑意，那笑意是男人会心的微笑。

她喜欢张居正。

李氏对朱翊钧说：“你听着，我要做太后，你明白吗？我要跟陈皇后一样，做太后。我不要做什么皇太妃，你明白了吗？等大学士他们忙完了你父皇陵寝的事儿，你得空儿跟他们说，记住了吗？大伴儿，你抽空也跟阁臣们说说。”

冯保扑通跪下，说：“太后，太后啊，奴才没用了，使不上劲了。”

李氏觉得意外，问：“你怎么使不上劲了？”

冯保伏泣：“阁臣要拿下奴才，处死老奴了。”

李氏惊讶：“这是什么意思？”

冯保说：“高拱嫌老奴碍他的事儿，他想要杀了我。”

李氏不解：“你又瞎传什么？高拱是首辅，大事儿还忙不过来，怎么会杀你？”

冯保磕头，把殿石磕得咚咚响：“太后，他不想让皇上主事儿，想自己擅权，这会儿想得多了，想主大明朝的政。”

李氏吼：“别胡说！你眼看就要做司礼监掌印了，你得和高拱和睦相处，才能帮皇上。”

冯保磕头，说：“奴才记下了，太后吩咐，奴才一定去做。”

李氏问：“你怎么做？”

冯保说：“这件事去问高拱，肯定不行，只有一个人能帮忙。”

李氏很紧张：“你说的是谁？”

冯保说：“张居正。”

张居正一大早回到了家，院里静静的，没有声息。他来到厅堂，看到师爷庞清、门客姚旷、家人游七三人正陪着徐爵说话。

张居正笑：“徐大人来了？”

徐爵起立，行礼：“相爷一早归来，就来打扰，实在抱歉。冯爷有话，要我亲自禀报相爷……”

话语一断，就拿眼瞟三个人，三个人行礼，告退。

张居正笑：“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徐爵说：“冯公公想今晚亲自前来拜会。”

张居正不动声色：“有要紧事吗？”

